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十一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四

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而曹侵之者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而我受焉故曰取不繫之曹非曹之所得有也凡外取内邑外取内田皆不書恥也反而歸于我則書重地古者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

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以為吾受之君而為之守者失地則失其守矣是以謂之重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何以言四卜四卜而不從免牲非禮也周郊以日至則不卜魯郊以上辛則卜求吉之道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不郊牲所以祭也卜郊不從則無所用牲矣以

為嘗置之上帝不敢專也則又卜而免焉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置之繫待庀牲而後左右之曷為則謂之繫牲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繫牲必在滌三月繫牲之道也曷為則謂之免牲或曰為之緇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牲之道也郊不過乎三月至春之末而止矣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故夏四月四卜郊不從而後免牲者非禮也葉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魯何以得郊天歟曰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故成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内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或以為成王焉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勲勞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聞之吕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為之則可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卜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

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為
庫門應門為雉門雖有為之别而孔子不與焉故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春秋何以無貶文
其賜之者非春秋也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先公
所以受賜於先王者吾焉得而廢歟乃有賢君能因
其壊請於王而復正之庶幾其可矣故郊之當其時
不書禘之得其節不書凡書者皆非其時而失其節

者非以譏郊禘也乃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亦為可因以革而不革反有加其度以僣天子則後之子孫有當其責者矣此君子所以每致意也

猶三望

三望者何禮天子四望方望之事無不通則四方無不祭也魯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制不同故以泰山河海為三望何以言猶三望望郊之細也猶可以已之辭也不郊亦無望猶三望非禮也葉子曰吾何以知

三望為周公之賜歟儒者或言四望天子之禮也三望諸侯之禮也周官典瑞用玉四圭有邸以祀天而上帝同焉兩圭有邸以祀地而四望同焉天地祭於圜丘方澤而四望各兆於國之四郊天地之祭以冬夏之日至而上帝四望無常時然詩書言柴未有不兼望者柴則郊也蓋陰陽之義必參配故祀天之後則祭四望祀地之後則祭上帝周道也而三望之名於經無傳焉獨見於春秋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内者

不祭楚昭王所以不越江漢睢漳而祭河何魯之得祭泰山河海乎吾是以知其為周公之賜而非諸侯之所得通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来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人何以及狄盟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何以再見衛人盟非侵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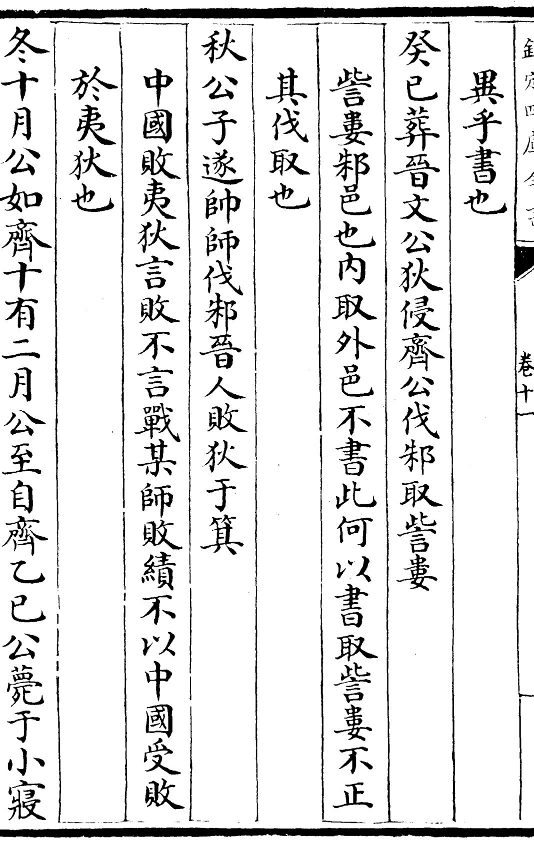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左氏穀梁作秦師公羊作秦當從公羊貶秦以狄之也中國未有不言戰敗績者曰敗不以戰不以中國與秦也秦之為道伐人之喪而敗其盟一狄也出不意於襲人而幸其閒二狄也戍人於其國而反其君三狄也違老成之諫而縱其謾四狄也惡人之所與而入其國五狄也衛文公一用二禮誘邢而貶以名使杞子逢孫揚孫行其謀則鄭亦邢也而況甚於此乎疾之也此晉襄公也何以書人貶之也柩在殯

而事外敵與夷狄而薄人於險非戰之道也何以及姜戎不使夷狄得與中國親也葉子曰穆公之誓孔子取之以為書之終而殽之戰何以不免於狄春秋以正治人者也以一人而論情則君子不可以輕絶人改過不吝有湯之道焉雖録之於書可也以天下而論法則君子不可以輕許人一干正且不可而況於五焉則幸容於春秋不可也如是而後可使人人皆立於無過之地而天下無一不善焉此春秋所以



異乎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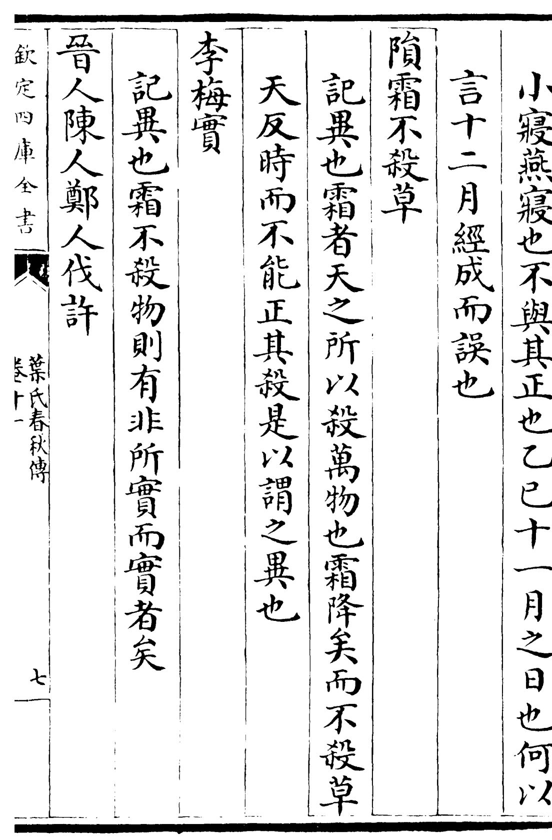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訾婁不正其伐取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某師敗績不以中國受敗於夷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不與其正也乙巳十一月之日也何以言十二月經成而誤也

隕霜不殺草

記異也霜者天之所以殺萬物也霜降矣而不殺草天反時而不能正其殺是以謂之異也

李梅實

記異也霜不殺物則有非所實而實者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會葬

叔服王之下大夫也諸侯喪天子以大夫送葬禮也前未有書會葬者此何以書正文公之僭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僭七月矣天王以二月来會葬正也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則何以謂之僭七月哉僖公之末未有閏

也舉天王之正見魯之不正所以正魯也葉子曰魯十有二公見葬者九文宣成襄定葬而得節者也桓莊僖昭葬而緩者桓以故而九月莊以亂而十一月昭以喪後至而八月皆有為而然是雖緩也而無所嫌則慢葬而已矣僖葬以七月未見其所以然者也豈其尊之欲以擬天子乎文公之事親亦已悖矣昔者孟武伯問孝於孔子子告之以無違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大夫之簀曾子且不敢

死而況諸侯而借天子之葬凡文公之於僖公皆欲過厚而不知返陷其親於罪所謂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者故未有一得於禮已練而作主逆祀而先其祖至是復借天子而葬以是為孝則亦違而已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上大夫也文公在喪未終不待其朝而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商臣弑其君又弑其父而無異文極天下之辭無所加也正其名而君親之義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伐晋以報殽之役以晋侯及秦師言晋之主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何練主也作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禮既葬而虞虞有虞主既朞而練練有練主虞主喪主也既練則埋於兩階之間練主吉主也既祥則藏於廟未有非時而作者也三年之喪以二十有五月故朞而練練而祥僖公之薨至是十有六月矣盖以遽吉為不忍故從練而作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晉大夫之再命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及不以處父敵公也晉人以公不朝来討公如晉晉侯以處父盟焉何以不言公如晉恥也不地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穀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也不書旱非大旱也春秋惟大旱而後書故見大旱則不見不雨見不雨則不見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祫也太廟周公之廟也天子之祭莫大於禘則禘者天子之大事也諸侯之祭莫大于祫則祫者諸侯之大事也大事於太廟不書此何以書為躋僖公起也躋升也僖公以屬於閔公則為兄閔公以世於文公則為祖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文公欲先

其禰而後其祖故因祫升僖公以先閔公君子以為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也何以稱人不正其以兵爭旣敗人而復伐之故貶而人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喪娶也僖公之喪始

祥而公圖婚非禮也始祥則何以謂之非禮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晋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之中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翟泉之盟嘗主我而天子為之赴也葉子曰嘗接我而喪之禮歟曰以義起也昔者孔子遇舊舘人之喪入而哭

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以為重而子不從夫禮緣人情而以義起者也情有所不能已則義有所不能廢故嘗接於我則王必赴之赴之則必為之變此禮之所由起也然則宰周公宰渠伯糾榮叔毛伯亦接我者也何以不卒葢赴則卒不赴則不卒君子不虛加之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何以稱人不正其忘殽之悔為彭衙之戰

以取晉伐又從而濟河焚舟取二邑兵自是不解故

貶而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記異也自上而下謂之隕自下而上謂之雨雨螽死

而墜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處父何以氏始三命也救不言伐此何以言伐伐所

以為救也君子録人以意不責人以事圍陳所以納頓子故因納以見圍則圍非所責也伐楚所以救江故因救以見伐則伐非所責也江即滅矣何以獨録其救救所能為也不滅非所能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也何以不言公諱以喪娶也此逆女也何以言逆婦成禮於齊也逆婦何以書以為卿之事而公親之也何以不言姜氏公以喪娶夫人與有貶也

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貶夫人所以貶齊也

哀姜之罪在其身故喪至言氏不言姜姓以别其身

也出姜穆姜之罪在其父故逆與至言姜不言氏以

别其族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何以曰夫人致之為夫人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歸含賵不書此何以書妾母非王之所得含賵者也瀆夫婦之道而亂嫡庶之别王無以繼天矣故去天何以不曰歸含及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何以不言来上有逆禮則下有慢令榮叔不自来也葉子曰名分禮之大也古者立五教以正上下夫婦居其一焉其敘為五典曰天敘秩之為五禮曰天秩明其有所受也非王其誰任之歟禘于太

廟用致夫人僖公之為也使王而能用其政則僖公
在所誅矣今王不能正其僭死又從而禮之則致之
以為夫人者殆請於王而王聽之者也春秋之去天
非正其歸含且賵也正其成之為夫人者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謚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上大夫也會夫人葬不書此何以書妾母

非王之所得葬者也故王去天與含赗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春秋一惡不再貶吾固言之矣妾母之不得為夫人王去天既見於含赗則會葬何為而復貶乎君子之待其君所以異於衆人也疾惡而一見貶吾以正天下之為惡者而已彼自棄而不能改吾亦何用每致意焉曰是不足誅云爾乃吾以為君則不可以不足誅而遽絶之也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從而亟救之又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

又從而亟救之見者不已救者亦不已終必至於改而後止此君子之事其君者也含睸非矣吾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宜於此焉變矣其不能變而至於會葬吾又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亦宜於此焉變矣是其存於心者豈有異乎則貶之者乃所以愛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黨趙氏言於晉

侯不以趙盾佐射姑襄公從之蒐而易中軍故襄公

死射姑使人殺處父於朝處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

國殺

晋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晋大夫之三命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積日之餘以附于月也閏月何以不告月無是月也天子正歲年以序事各於其朔頒之於諸侯曰頒朔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各於其朔朝廟而告行之曰告朔諸侯告朔不告月前未有書閏月不告月此何以書為朝于廟起也無是月而不告正也有

告朔而後有朝廟不告朔則亦無所用朝矣閏月而朝廟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閏月為無是月歟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辰之大數不過十二周天之度而居其舍為十有二次日行一度而遲故三百六十日而成嵗月行十三度有竒而速故三十日而成月日遲而月速每以三十日會於所次之辰所謂朔也閏既積日之餘以附於月則日月無所合是以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

朔無朔安得有月哉古者常月則聽朔于南門之外以告其月之事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以聽其附月之餘事此禮之所由辨也春秋積月以編宣之十年書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在晦下見五月而中有己巳齊侯元卒己巳距丙辰十有四日則為閏四月蒙上文不書襄之二十八年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下見正月而中有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有二日則為閏十二月蒙上文不書惟喪以月

計故齊景公薨見閏月亦以無是月故不得别見天子既不以是頒朔則諸侯宜亦不以是告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嘗爲我取矣何以復見再歸於邾也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遂城部

書不時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宋昭公即位欲盡去羣公子穆襄之族遂率國人攻昭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則大夫為無罪矣何以曰宋人衆殺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欲納公子雍而晉拒之故以晉人及秦人言晉之主戰也此趙盾之師也何以言晉人盾舍嫡而外求君逮其既悔復背約而禦秦師秦亦黨不正而與之戰故兩狄之貶而稱人不言敗績曰是猶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令狐之戰為兩狄之斃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不言敗績者以為偏戰中國之辭也至于楚人及吴戰于長岸未必非偏戰而但言戰不言敗績以其皆夷狄是以略而與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吴于檇李之辭一施之其或言敗或言戰者蓋言敗績則勝負不可兩見故假内辭以別之戰則我敗也敗則我勝也此春秋重師之道雖夷狄不敢忽焉故河曲之役亦云今左氏以河曲

為交綏而公羊以河曲及此皆為敵交綏猶言兩相
敵而俱退也以左氏考之河曲趙盾恐獲趙穿而出
戰因以俱退猶云可也令狐乃趙盾潛師夜起以敗
秦師何以亦不書秦師敗績乎公羊蓋不見其事而
意之故槩以為敵豈三十四戰無一相當而獨見於
此二役乎其言亦不足據矣然則河曲何以不言及
及以别會内為志也勝敗既不可不分則内外亦不
可不辨以為兩欲無及之者故不得書戰非人之所

欲是以亦重責之者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言出自戰而奔也

令狐秦地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趙盾背秦約而立靈公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以大夫執國命而靡然聽焉故諸侯不序

大夫亦不名猶溴梁大夫之盟然不與大夫之得會諸侯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何以再言公子遂以兩事出也趙盾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復者事之未畢也事畢之辭謂之還事未畢之辭謂之復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雖死以尸將事聞父母之喪則徐行而不返以君命為不敢專事未畢而復罪也公子遂至黄乃復非自復也故地而以難言之乃難辭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自復也故不地而以易言之而易辭也

丙戌奔莒

何以不言出自外而奔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大夫司馬者何殺大夫與司馬也何以先大夫殺大夫而後殺司馬也何以不言及異事也猶曰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然司馬官舉上大夫卿也不名殺無罪也昭公不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馬握節以死則大夫司馬為無罪矣

宋司城来奔

司城何以官舉卿也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毛伯王之下大夫也求賻非矣求金又甚也不言使當喪未君也葉子曰天子諸侯在喪之稱禮不能詳左氏謂諸侯曰子此以春秋言之也其曰天子曰小童則禮末之聞焉豈不曰余小子者乎公羊言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亦以春秋之文

次之爾至平王未葬桓王未踰年而求賻襄王未葬頃王已踰年而求金皆不稱天王則以為當喪未君即位而未稱王也為之說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踰年稱公矣曷為於封内稱子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原公羊之義蓋以踰年稱公者民臣之稱封内三年稱子者孝子之自稱也則頃王即位已踰年

此正曠年不可無君者安得不稱天王乎至敬王在景王之喪踰年而狄泉書天王則以為著有天子蓋求其説不得故意之而終不免相戾也以吾考之天子三年曰余小子諸侯曰子此自稱之辭也所謂三年不忍當者春秋與禮之所同也故天子崩有所謂小子王者矣天子即位踰年稱王諸侯即位踰年稱公此民臣稱之辭也所謂不可曠年無君者豈獨即位踰年哉康王始即位於柩前羣臣告之曰御王冊

命曰王再拜興則雖未即位踰年亦稱王矣蓋既為之天子而不稱王諸侯而不稱公則無稱也所謂不可一日無君者也乃春秋所書則以踰年未踰年葬未葬為辨爾年者君之節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二者必兼盡而後可以為君故以年為辨者雖已葬未踰年不得稱君子亦卒不稱公是也以葬為辨者雖踰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頃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以頃王不得稱王則桓王未踰年未葬其不稱天王固

宜矣然則敬王得稱天王其以踰年而又葬乎何以知之鄭莊公以五月卒七月葬厲公明年盟于武父稱鄭伯齊僖公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五月會于艾稱齊侯則敬王之稱王亦固宜矣此春秋盡君親之道者也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不正大夫之會葬歟春秋固

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遂不葬則不可禮必有許之大夫將事者則靈王之葬鄭以在楚而以印段行是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二而已攷之於經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賻蓋遂闕而不供焉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慢而不親往乎昭公前年冬如晉至河晉

謝之不得見而復此朝也明年天王崩王室亂寧昭公能朝晉而不能朝京師蓋避王子朝之難而不敢進焉此昭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畏而不親往乎慢與畏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以二特書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侯蒐於夷將登箕鄭父

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不從於是四人作亂殺先克晉人復殺先都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内夫人出前未有書至者此何以獨書夫人出未有不告歸未有不致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以如師或父母沒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為者也而況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内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

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葉子曰泉水載馳之詩孔子何為而取歟善其思不失其正也父母亡而思見其兄弟於義未為甚過也然而諸姑伯姊以為不可則不敢違故曰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國亡矣思歸唁其兄於義亦未為甚過也然而許人以為尤則不敢違故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古者婦人内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

恥之心油然常存而不亡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家道之不正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罪及之也士縠箕鄭父先都之黨也先都既死晉人復殺二人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散於是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楚大夫聘前未有以名見者此何以書進之也進者何始能以中國之禮通也故楚子得稱爵椒得稱名楚以爵見始於此乎盂之會嘗稱爵矣引之以眂諸侯則非進也大夫以名見始

於此乎屈完宜申皆甞稱名氏矣屈完以盟褒其身
宜申以捷著其名則非進也前乎此書荆人來聘則
以其用夷禮不得爵而名也後乎此書楚子使遠罷
來聘則已與之不得不爵而名也然則與其為中國
而始進之葢在是矣春秋之惡吳楚非不深也驅而
遠之常若不及至其可進也則未甞絶焉故楚至以
椒來聘而得與中國同吳至以札來聘而得與中國
同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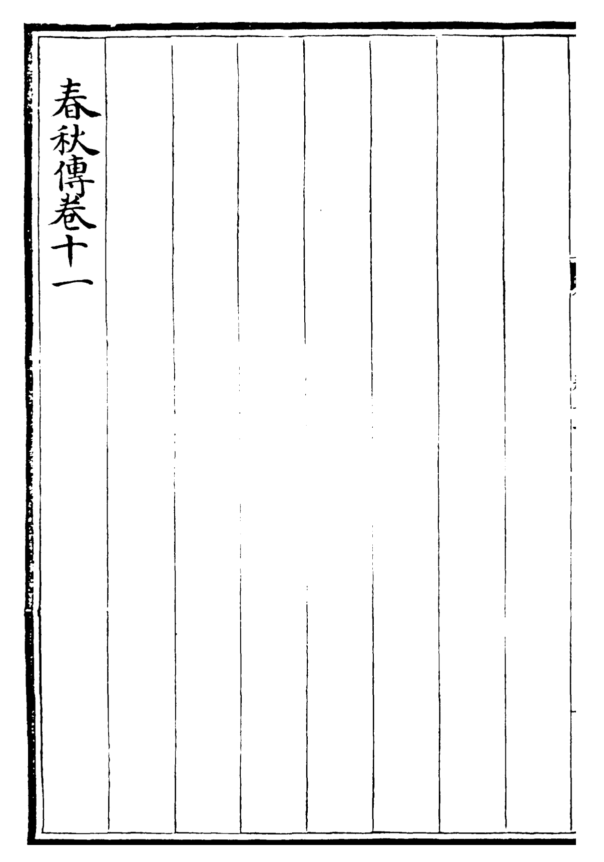
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春秋善善惡惡之道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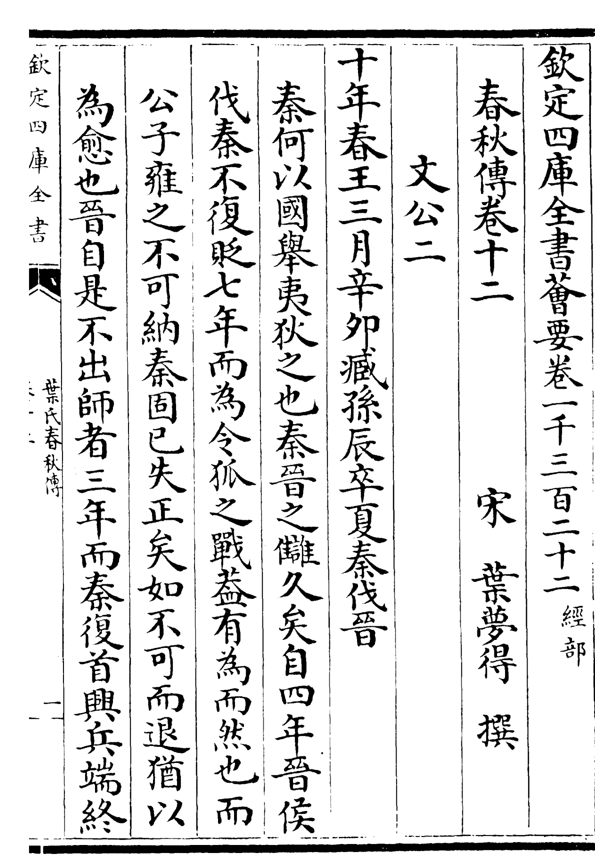
襚者何歸死也貝玉曰含衣衾曰襚襚不書此何以書因外之弗夫人以見正也妾母繫之子曰僖公成風禮也內既夫人之矣春秋所不得草猶以秦人之辭為正也葉子曰含襚皆所以贈死也既葬而後歸之禮歟死喪之戚君子未有不致其哀者也然死而

赴赴而弔則為之含襚賵與之俱焉弔者降出反位
而後含者執璧以入含者降出反位而後襚者執冕
服以入其歸死者盡矣而後上介執圭將命曰寡君
使某賵然而死三日而斂上下之所同也則含襚有
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禮
有既葬而至含於蒲蓆者稱其情而為之也而左氏
乃謂惠公仲子賵為貶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
為貶不周事者皆妄也

葬曹共公



春秋傳卷十一



春秋傳卷十二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何以國舉夷狄之也秦晉之雠久矣自四年晉侯伐秦不復貶七年而為令狐之戰盍有為而然也而公子雍之不可納秦固已失正矣如不可而退猶以為愈也晉自是不出師者三年而秦復首興兵端終

不忍小忿以殘其民則秦晉之怨無時而可息矣殽戰初以兩夷狄書之晉固與有責也至是則晉有辭矣是以獨歸惡於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城濮之戰宜申兵敗楚子不殺以為商公旣而沿漢泝江將入郢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楚子復使為工尹乃謀弒楚子遂殺焉宜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襄内諸侯王之中大夫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不與公之與内大夫交也公於内大夫有會盟無及盟及而離盟私交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彭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錡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伯何以不名内未有君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郕之

内無君歟衛侯鄭附楚晉文公興懼討使元咺立其

弟叔武而奔楚叔武不當國而攝焉春秋不名鄭書

衛侯出奔楚不嫌也踐土之盟叔武亦書子而不以

爵見不君之也凡諸侯奔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吾是以知其然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何以書卒許嫁也

夏楚人圍巢

巢國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之再命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何以不言及兩欲之也何以不言師敗績狄之也前既已狄秦矣此何以復狄秦前伐未得志而復伐晉晉以趙盾禦之於河曲謀深溝固壘以老秦師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以其屬獨出趙盾不能禁乃皆出戰以為不能弭敵而復出以爭是以狄而又狄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內二邑也以諸及鄆小大之辭也城則何以帥

師畏齊也莒有鄆魯有鄆莒鄆附庸也魯鄆吾邑也齊嘗取其田矣是以城而有畏焉畏非城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世室左氏作大室公羊穀梁作世室當從左氏大廟之室也古者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以守祧黝堊之無壞之道壞久不脩也自文而上皆貶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不書此何以書善公之能平衛鄭也衛鄭皆嘗附楚而畏晉討故因公之朝往則衛侯會公于沓反則鄭伯會公于棐皆介公以請平于晉明年于是同盟于新城則公成之也一出而三國附楚以善其還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晉始得諸侯衛鄭既請平從于楚者盡服故趙盾脩小白之舊復為同盟會而後盟故别見日會何以不目新城盟何以不目諸侯君子以趙盾之盟異乎小白之盟略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五星之變為彗孛彗也何以曰入北斗有環

域自外入于環中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納捷菑則何以言弗克納善之也此趙盾之師也善之則何以言晉人不與大夫得專廢置君也古者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長不以貴邾文公卒無嫡捷菑貜且皆庶子也貜且長邾人立貜且晉以捷菑已出而往納焉邾人曰子以其指則捷菑四貜且六雖然貜且也長趙盾引師而去之君子是以與其弗克

納也故言弗弗者可納而不納也然趙盾不納捷菑可專廢置邾君不可春秋不以所可廢不可此趙盾所以不免於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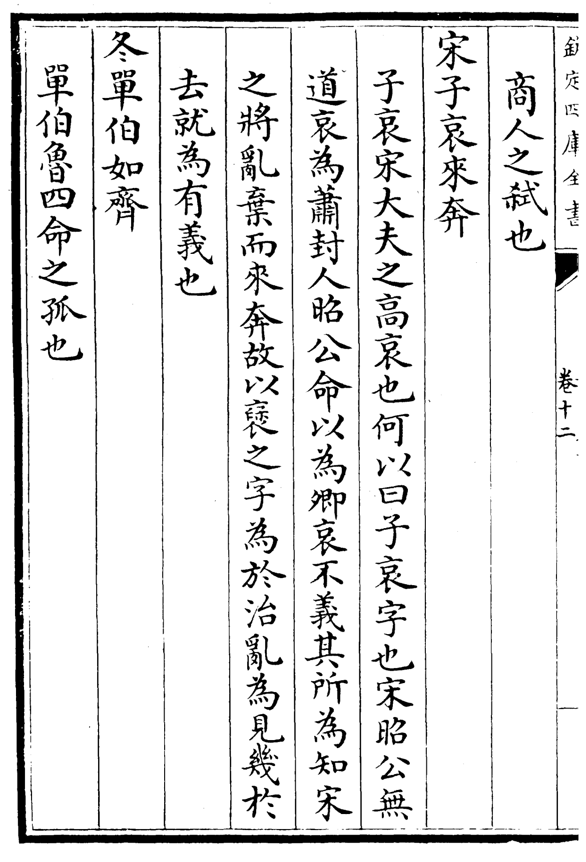
内大夫卒于外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初奔莒魯人立其子穀以為後穀死復立其弟難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未至而卒故與大夫卒于國内者同書君子以是録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内大夫

卒于外不書歟季孫行父以仲遂之故逐公孫歸父
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立其弟嬰齊以
後仲氏則歸父蓋死於齊矣然而春秋不見歸父之
卒蓋位已絕則不得以大夫卒之也古者以大夫卒
則得以大夫卒之蓋為之變也不以大夫卒則不得
以大夫卒之蓋不為之變也故雖許其復而非大夫
則禮不得書卒書卒所以為録難也使嬰齊能為難
則生必能盡其力以復其身生不能復則死必能盡

其力以歸其喪而嬰齊無聞焉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無國而無有則有如難者不得不貴所以盡人倫之至而示天下以大孝也故以難一見法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公子商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舍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弑其君惡商人也成之為君則可名以弑不成之為君則不可名以弑商人取舍而代之者也君子以為異乎里克之殺奚齊故成舍之為君者所以正



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大夫之高哀也何以曰子哀字也宋昭公無道哀為蕭封人昭公命以為卿哀不義其所為知宋之將亂棄而來奔故以褒之字為於治亂為見幾於去就為有義也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四命之孤也

齊人執單伯

單伯以事使於齊者也何以不稱行人單伯之執非以其事也商人暴子叔姬單伯因使而爲之請曰旣殺其子安用其母商人怒遂執單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葉子曰單伯左氏以爲王大夫而公羊穀梁以爲魯大夫道淫子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已失矣二傳亦得之而未盡也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穀梁謂以一人同一國大天子之命春秋施於夷狄猶爾豈中

國執天子之使而反與諸侯之辭一施之乎王大夫適他國初不書於春秋州公如曹劉夏逆王后于齊皆因過我而得見也則單伯何以得獨書經書單伯至自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尤理之必不然者蓋左氏傳事不傳義也公羊穀梁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則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不傳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商人舍之庶弟商人既弑舍不禮於叔姬因單伯之請而執單伯故又執叔姬再見齊人別單伯之執非一事也凡國君自執其國人未有書執者子叔姬則何以書執春秋天下之大教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言夫人姬氏則不可書執言子叔姬則可書執故以父母之辭言之若魯人然不使得見為齊君之母所以存教也舍未踰年既成之為君而正其弑則商人之罪無所逃矣故不再貶

使天下之為母者存亦以絶商人於天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官舉者也華孫華耦也官舉則何以復稱氏而不名貶也華樂皇皆戴族襄夫人殺大夫司馬三族與焉昭公立而不得自為政華孫於是出而來盟以為能其官則非也故不言使而加氏其不得以名見焉者嫌其與楚屈完同辭也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以為若齊仲孫

來則近之矣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內大夫葬歸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死齊人飾其棺而寘諸堂阜難毁以請期年猶未已立於朝以待命魯人許之取而殯於孟氏之寢葬視共仲君子以是録難也春秋一惡不再貶一善不再褒難之善已特見於書卒此何以復書喪歸生雖許復其位死不能終歸其葬猶不復也故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有美惡者焉春秋之意也何以不言來齊人許而我受之於齊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如不書至大夫執而後書至大夫國體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伐而以同日入故見日郤缺以上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以戊申入會而以同日戰故先言會而後言曰伐而以同日入故先言伐而後言日戰不為

期則近於許伐不待服則近於陵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齊子執叔姬晉率諸侯尋新城之盟以謀伐齊晉受齊賂不克而還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出也何以不言子叔姬來歸不正商人以子出

母也内女出皆以歸為文見其以罪絶於夫之國也故國君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主人對曰寡君固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天下豈有子而出其母者哉故以齊人來歸為文曰齊人出之則可子叔姬無絶於商人者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城也諸侯之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中城郛

郭也入其郛而不入其城是亦入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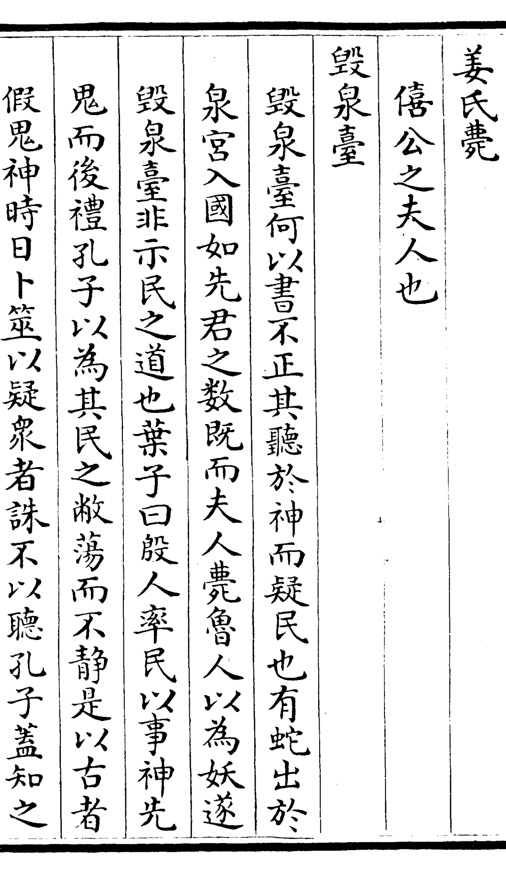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齊侯不肯與我盟也齊侯既歸子叔姬遂侵我西鄙我以季孫行父約齊侯而與之盟齊侯不肯與大夫盟而後約若弗及然以齊侯為愧矣桃丘我往而不肯遇故言弗遇陽穀齊侯來而不肯盟故言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視朔不書此何以書言公之有疾也以公有疾而書則凡不書者皆公無疾而不視朔也古者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朔月則以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朔月則皮弁聽朔於太廟未有天子聽朔而諸侯不視朔者也蓋魯自是不視朔矣葉子曰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歟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春秋書不視朔之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



姜氏薨

僖公之夫人也

毀泉臺

毀泉臺何以書不正其聽於神而疑民也有蛇出於泉宫入國如先君之数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妖遂毀泉臺非示民之道也葉子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孔子以為其民之敝蕩而不静是以古者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誅不以聽孔子葢知之

矣故曰不語怪力亂神然後人知敬鬼神而遠之故以泉臺一見法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人以弒微者弒君之辭也昭公既不得於襄夫人夫人殺其大夫司馬而昭公無以自立矣即位九年卒因昭公田率郊甸之師而弒公故以人弒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謚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扈之會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伯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宋既弑昭公晉侯復合扈之諸侯以討宋亂而後不能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正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弒徼者弒君之辭也商人為公子與邴歜之

父爭田弗勝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游於申池二人遂弒公納諸竹中故以

人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介公子遂叔孫得臣何以並見二卿共使也

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歟文公夫人姜氏生子赤其二妃敬嬴生宣公子赤嫡而幼宣公庶而長敬嬴私事公子遂以屬宣公文公薨遂於是欲立宣公問赤於叔彭生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對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云遂知不可乃殺彭生將見於齊侯而請之以其非常聘故以得臣共使見重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蓋使必以卿既圖事而後戒上介衆介則以宰命司

馬戒馬司馬掌士衆介以士為之則上介宜以下大夫得臣卿此非以為介蓋共使者也葉子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僖公之弟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始漸進四年公孫兹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秋公孫兹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

然視三家為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葢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惟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

亦如齊公遂會齊侯於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

與聞乎弑者歟

冬十月子卒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弑

不地則知其為弑也遂既以賂請於齊齊惠公新立

亦欲親魯而許之故遂歸弑赤而立宣公何以不名

未踰年君之辭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者何大歸也子赤既死夫人無以容於魯執政於是謀而歸之齊執政謀之宣公從之齊人受之以為一有禮義之心焉則不至於是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葉子曰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春秋各正其名而無所加辭吾固言之矣而左氏不能盡辨乃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國有不幸出於爭奪以庶而篡嫡如齊商人者立

非其正黜於强臣如晉里克者槩以為君無道可乎
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必以稱臣而後為臣之罪
則稱國為非其罪可乎此左氏不傳經臆以為說者
也故各書其事雖或僅得之而終不免惑其私故於
庶其曰莒杞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惡僕
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莒公於密州曰莒
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
展輿因國人攻莒子弒之乃立若然則庶其當為世

子弑密州當為公子弑何為反書國與人乎以吾攷之庶其所謂多行無禮於國密州所謂虐國人而國人弑之者其言是也以為僕與展輿之弑則不明春秋之義而妄信舊史之過矣惟公羊穀梁氏為能近之蓋非傳經者不能辨吾是以於左氏所記事每不敢盡以為證必斷於經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此之謂善學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而書即位見宣志也葉子曰隱公之弑公子翬也子赤之弑公子遂也春秋於翬與遂皆無異辭至桓與宣則書即位以著其意何也春秋以道治弑君者三而正弑君不與焉鄭公子歸生非本弑夷者也懼人之譖己而從之故夷弑不書公子宋而書歸生楚公子比非親弑虔者也告之謀而不能拒故虔弑不書公子弃疾而書比晉趙盾非實弑夷皐者也不

討賊而居其位故夷皐弒不書穿而書盾書歸生者春秋之義也書比者春秋之情也書盾者春秋之教也翬與遂之罪固不得免矣然其所為則桓宣之意也使以翬遂首惡則凡天下之為篡奪而弒其君者皆得因人而免矣此桓宣所以書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此喪娶也何以不言納幣在文公之世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不稱氏其為貶之道同也何以不於其逆焉貶逆者未成婦也至者已成婦也出姜公自逆不與其自逆而沒其至則不得於至為貶矣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放者宥之以遠也古者臣有罪待命於其境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謂

之故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父佐下軍臾駢佐上軍秦晉以力爭而民敝久矣秦師將退臾駢欲薄諸河胥甲父不可而止秦師遂遁至是八年晉患不得志於秦追咎胥甲父而放之非其罪也故以國放凡以國放者大夫無罪而君放之也以人放者大夫有罪而衆放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内田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宣公既請於齊而以

弑立故以濟西田賂齊爲之辭言齊取若非我與之

然齊稱人貶也曰濟西田不一地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趙盾之師也不言趙盾不以大夫會君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崇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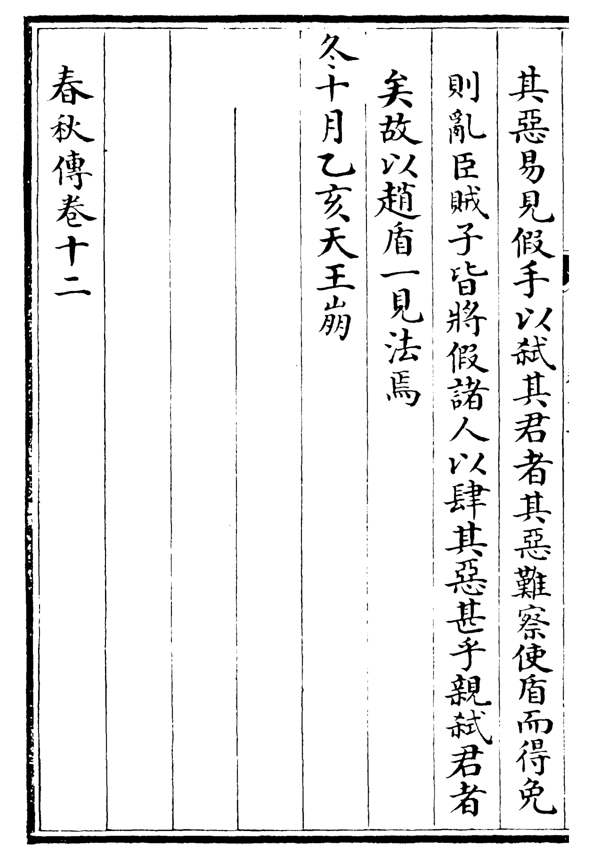
華元公子歸生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不服而禦之故以華元及歸生言華元之主戰也君獲不書師敗績大夫獲書師敗績君重於師師重於大夫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弑其君夷臯

此弑者趙穿也曷以為盾主弑盾正卿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盾有憾於靈公而出聞靈公弑未越竟非君命而自復不討穿反與之並列於朝君子以為此同乎欲弑靈公者特假手於穿爾是以探其惡而誅也葉子曰左氏記盾事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有為不為爾使與聞乎弑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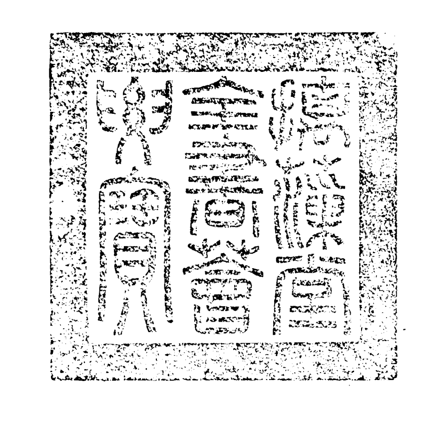
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則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而况已出春秋書盾非以其實弒也穀梁氏載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逺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是葢推盾之志而加之弒者也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則盾為實弒矣安有實弒君而為法受惡是區區何足言者猶得為良大夫乎親弒其君者



其惡易見假手以弑其君者其惡難察使盾而得免則亂臣賊子皆將假諸人以肆其惡甚乎親弑君者矣故以趙盾一見法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春秋傳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張　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三 經部

春秋傳卷十三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三年之內不郊初未有書者此何以書為郊牛之口傷及牛死起也古者祭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牲有帝牲有稷牲何謂稷牲

后稷之牲也郊必以祖配后稷祖也未用謂之牛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牷之為言為其全而無傷也帝牛不全則扳稷牛而卜之稷牛不吉或死則不郊郊牛之口傷自傷也改卜牛稷牛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公為事天者怠矣葉子曰先王養獸之官曰充人其祀上帝享先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三月初未有間也散祭祀也牲則繫之國門而公羊氏乃以

為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記禮者因之遂以為事天神人鬼之别夫天地宗廟先王以類求之者其文或有異至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此公羊氏之失也

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正其詐周也楚子將至雒觀兵于周疆假伐戎以過之於是問鼎輕重焉是以謂之詐周辭閒容之之緩

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

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不肯者非弗肯也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義不可從

而不從曰不肯郯魯婚姻之國有莒怨公欲平之挾

齊以脅焉義不足以服莒也莒人則不肯者非獨其

君云爾

公伐莒取向

向莒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平人不肯而伐之莒固有辭矣又從而取其邑宜不能服莒也郯亦自是不終其好而伯姬來歸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此弑者公子宋也曷為以歸生主弑宋欲弑靈公而謀于歸生使歸生能為公子友則宋之惡可遏而靈公亦免矣既不以告反畏宋譖而從之則成宋之弑

者歸生之為也春秋用法常施於所疑而不施於所不疑於所不疑則舉重於所疑則舉輕以見重宋之弑無可免之道而歸生嘗拒宋或疑於可免故治歸生則宋自見非以歸生薄宋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猶可為也至是更三時而再朝則魯失位而屈於大國至公

而不可復亢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歸寧也宣公在而子叔姬歸寧節矣何以書以高固之俱行也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免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至黄乃復有疾也不書有疾君行有疾可復臣行有疾不可復大夫以君命出致使雖死以尸將事復㦯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何四時之常祭也四時常祭不書此何以書為仲遂卒猶繹起也仲遂弑君不得卒者也何以不言公子遂貶也貶則何以謂之仲遂宣公葢嘗賜之族矣曰是猶公子友之為季友者也垂齊地何以地

外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曰復商曰肜周曰繹萬舞也籥節舞者也同謂之樂猶可以已之辭也禮大夫死廢繹公知其當廢而猶舉之故去其有聲者而存其無聲者以公為無恩也葉子曰大夫死而廢宗廟之祭禮歟曰非禮也昔者曾子嘗問於孔子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

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也而況於宗廟乎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繹祭君子以為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為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禮既以是為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為輕大夫於國體為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

廢矣故檀弓記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孔子以為非禮也卿卒不繹則是特施之於繹而已春秋之時君臣之義薄矣無罪而殺大夫無國而無有君子以為殺者吾無以救而死者又無以申其恩則天下無復與為臣者矣雖弒君之賊亦假之以致意故以仲遂一見法焉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之妾母也何以稱夫人致之為夫人也致之則

何以不言致之内辭也葉子曰魯之妾母五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書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以見譏然仲子不為夫人於惠公則隱公之譏如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為夫人矣魯之妾母為夫人自成風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名伯來會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凡可以見譏者無不著所以正妾之不得為夫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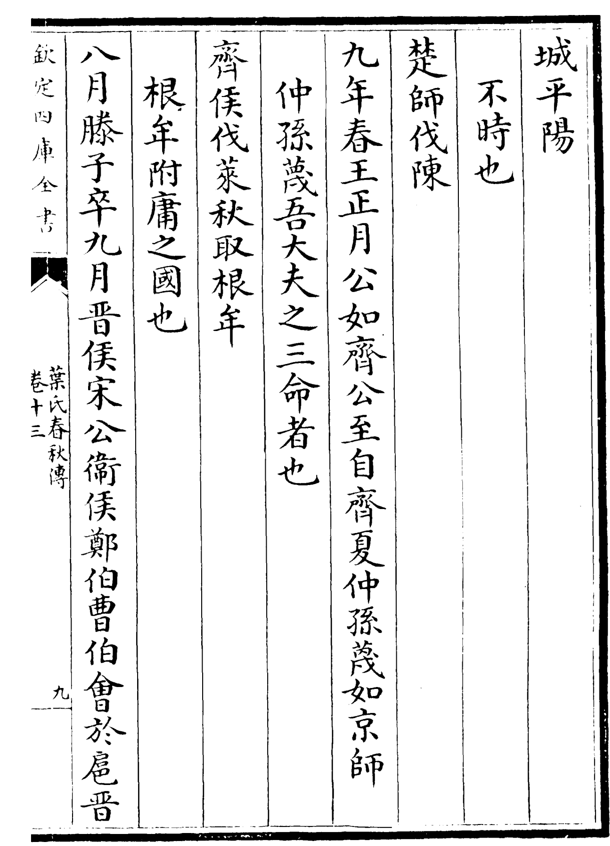
然而書薨書葬正以夫人小君名之者蓋夫人之矣雖春秋不得而奪也自敬嬴而下惟定弋以哀公未君未得致之為夫人而敬嬴定姒皆以夫人書使宣公襄公未嘗致之為夫人則春秋惡得而名哉由是言之自成風而後凡為妾母者蓋皆致之為夫人而春秋不可以偏書故於成風一見正而敬嬴以下無譏焉臣子之義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謚也雨不克葬止而待之至於克葬禮也克之為言致力而後勝之者也不克葬非弗葬也欲致力而不得也葉子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歟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蓑笠蓋士之禮然言縣窆則有隧窆者矣言不封不樹則有封樹者矣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禮之降殺未有

虛加之者亦各稱其情而已天子七月而葬所以待同軌諸侯五月而葬所以待同盟大夫三月而葬所以待同位非特以是為節蓋禮有略而可得為者有詳而不可得為者可為而不為則緩緩則不恪不可為而為則亟亟則不懐自大夫而上其禮以次加詳則有不可以遽為者葬不為雨止特為士庶人言之爾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況送死之大乎或者乃以為通上下之辭穀梁氏之失也



城平陽

不時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林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

扈晉地也何以不言卒于會會散矣晉侯以疾留而卒也卒于寢正也卒于外非正也卒人道之終也正不正不可以不謹故凡不卒于正寢者必地焉魯君卒于路寢小寢楚宮臺下且志況其國外乎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之為會散而留也凡諸侯卒于師言

師卒于會言會非不地也曰師與會則既有地矣春
秋諸侯擅相征伐盟會雖不能無得罪於王法然有
救災恤患謀事補闕之道焉故凡卒于是者葬之加
一等則春秋實不得不與也不地而言師與會蓋録
之也今會扈之後閒有荀林父伐陳之事而見卒非
會散而何伐楚之役許男在焉及其卒書許男新臣
卒而不言師歸卒其國中也扈之會晉侯在焉及其
卒書晉侯黒臀卒于扈而不言會卒于會散也吾是

以知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靈公之惡洩冶見其微則當諫諫而不從則當去逮其宣淫於朝而後言焉洩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洩冶其猶可以為罪歟曰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竒諫百里奚不諫孟子不多宮之竒之諫而以百里奚為智曰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靈公之惡固有自來矣而孔寧儀行父者洩治之所得治者也既不能誅二人以正一君又見不可而不能止雖既言之徒以殺其身則異乎從君於昬者無幾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貴於殺身者為其足以成仁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君子何取焉然則比干非歟曰是不可以一道也比干貴戚之卿微子既已去矣使比干而復去誰與扶其宗者故雖死不

失其為仁此君子所以立教也洩冶異姓之卿三諫不從則去而已何必至於死故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以洩冶一見法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以我為能事己也何以不言取濟西田曰是我濟西田也而齊人反歸之乎公以是病矣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故於歸言我惡其

與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崔杼也何以舉族杼齊之世卿蓋力足以專齊者也其歸於是乎弑莊公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徵舒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子王之季子也何以不名未大夫也未大夫則何以書愛之使行大夫之事也以為愛其子則可以之行大夫之事則不可君子以天王為愛其子而輕大夫也古者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而後為大夫雖天子之子猶士也故齊侯以其弟年來聘譏天王以季子來聘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

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通計之則有九年之蓄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

焉書冬五穀畢登之時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外會夷狄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侯也會中國之禮也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强遂服于晉故即欑函以為會欑函狄地也晉於是滅潞氏甲氏及留吁以晉侯為交於狄而棄中國也葉子曰中國之

惡狄人久矣此固禮義之所不能及而何取於會乎
雖楚之强主諸侯以爲會僅見於申然亦未嘗入其
境而從之也自成之十五年吳始爲鍾離之會而我
與晉齊宋衛鄭邾七國從之晉蓋不能有其霸自是
遂復會于柤于向矣襄之五年吳始爲善道之會而
我入其境蓋我欲叛齊而假吳以爲重自是遂復會
于柤于鄫于橐臯矣此固中國之深恥也春秋所以
皆殊會而主吳況於狄乎然吳之强天下莫與之爭

則不可以不槩書乃會戎狄於内則書公會戎于潛於外則書晉侯會狄于欑函纔各一見而已以為是不足録者知中國夷狄之辨則宜於此焉正之爾所以終見其輕狄人之意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人者何討賊之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此討賊也何以書入陳不正其欲縣陳也楚子之伐

陳蓋在殺夏徵舒之先方其始謂陳人無動吾有討於少西氏遂殺徵舒而轘諸栗門孰知楚子之非討賊哉謂之入陳不可也則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足矣及欲貪其地而有之雖能用申叔時之言不終其志與得而不居者何以異則亦入陳而已故於是再見入陳與入國之辭一施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納者何與其

納也公孫寧儀行父陳大夫之與君同惡者也則何以得言納能討賊者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靈公之死陳人未有能討徵舒者寧儀行父獨訴之楚而君讎復雖欲不與之可乎然而以楚子納寧行則可以寧行為陳之大夫則不可故不繫之陳不正其為大夫而君由之以弑者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此入鄭也何以言圍與楚子也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不服楚子退師復修城而進圍之又三月始克入自皇門鄭伯降楚退三十里而與之平則圍鄭者楚志入鄭者非楚志也葉子曰楚圍鄭葢怒其貳也以楚人而爭中國雖有善焉義固不得與然此為楚鄭言可也入國非諸侯之善辭自諸侯推之安有舉師問罪待之百日而不服雖得之有能不有其地與之平而去尚可以入國之罪責之乎春秋之法義不勝人則責其人人不勝義則責其義故

言楚之於鄭則雖終天下而不可得若其義則諸侯之所不可奪亦不可以楚而遂廢故以鄭一見法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聞楚平欲還先縠不可荀林父不能止而請戰故以林父及楚子言林父之主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是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也何以稱人貶大夫而始同盟也葉子曰左氏以言恤病討貳則然矣而曰不實其言而不書卿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楚伐宋而晉不救者歟夫大夫盟而後能實惟向戌於宋爾春秋固有異文外此未有不叛者何獨於清丘責之是蓋知其為貶而不知其說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

夫先縠

先縠晉大夫之三命者也邲之敗固先縠之為矣晉侯既釋荀林父已而恥不得志復殺先縠先縠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之殺先縠宜若有罪然而春秋以國書之何也古之任將推轂而命之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雖君命有所不受邲之役晉侯既以荀林父主中軍而先縠佐之師之進退實在林父舉六卿之衆不能奪一先縠遂至於敗使歸而誅

主將非林父其孰為之首乎及其請死乃釋之而不問既失刑矣已乃恥不得志獨追咎而殺之則先縠安得無辭此亦不免乎累上者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宋責清丘之盟而伐陳以其附楚也孔達背盟而救陳衛侯不能止晉人以為討衛侯懼乃復殺孔達以說於晉孔達之死罪非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
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
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此圍者楚子也不勝將
去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各告以其情楚子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楚子於是引師而去君子以

是為近王者之師也是子反華元也何以書人不與大夫得專平也何以宋人及楚人華元始告之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子反曰噫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乃告之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是宋有以先得楚者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別種也以歸囚服也何以名賤之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王之子札也召伯毛伯者何王之上大夫也兩下相殺不盡此何以書不正其矯君命以殺二卿也何以曰王札子王之所親貴者也何以知其為矯王命而殺之則當書天王殺其大夫其子札忽怒而殺之則春秋所不書也蓋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焉生殺王之大柄也札子得矯命而行之王之為王者無幾矣召伯毛伯何以不名札子殺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札子之為王親貴者歟王子而為卿大夫以邑爵見者書邑爵以氏字見者書氏字其末為大夫則繫之王而已子瑕子虎是也然而晉人親貴卓則有曰卓子者焉衛人親貴伋壽則有曰伋子壽子者焉當時之辭也札子其猶是乎故得竊君命而矯用之春秋所以因而不革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畆

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古者藉而不稅野以一夫受

田百畝積九夫以為井以其八為私田一為公田謂之籍國中自園廛至于漆林各視其地而征之多不過乎二十有五寡者止于十一謂之税籍以田税以地未有田而以畝税者也舉貢之法而加之籍非正也魯蓋自是税畝矣初有終之辭也葉子曰魯固有藉矣而又税焉此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歟

冬蝝生

記災也未成謂之蝝既成謂之螽冬螽未成之時也

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也曷為以甲氏及留吁嫌

留吁之為甲氏也

夏成周宣榭災

災左氏作火公羊穀梁作災當從二傳災天事也火

人事也春秋災不志火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成周

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榭也室有東

西广曰廟無東西广有室曰寢有广無室曰榭榭所以講武事也

秋郯伯姬來歸

伯姬内女之嫁為郯夫人者也來歸者何出也何以不言郯人來歸伯姬出有罪之辭也

冬大有年

五穀皆熟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内大夫而後卒叔肸未為大夫則何以書卒賢之也公子三命以名氏見再命以名見曰弟云者母弟也叔字也何賢乎叔肸宣公弑子赤而立叔肸不義宣公之為欲去則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賢

也葉子曰是外書所謂紀季蔡季者也内不可繫之國故舉字以加諸名之上然則與季友仲遂奚辨季友仲遂皆正卿也故可以功得賜族叔肸未嘗為大夫也則不嫌於為族是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各於其事察之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者何暴之自外而賊殺之也鄫子不名惡邾也執

之于邾而用之其虐固已甚矣戕之於鄫則又甚焉故人邾而不名鄫子其為惡至於此極則亦無所加辭也于鄫鄫亦有罪也國君而人得以戕之其為國者亦已殆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卒始能以赴通中國也楚自莊王以椒來聘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椒以是得名故至是復能以其卒來赴進之也何以不書葬

辟其號也録葬者當以主人之辭也

公孫歸父如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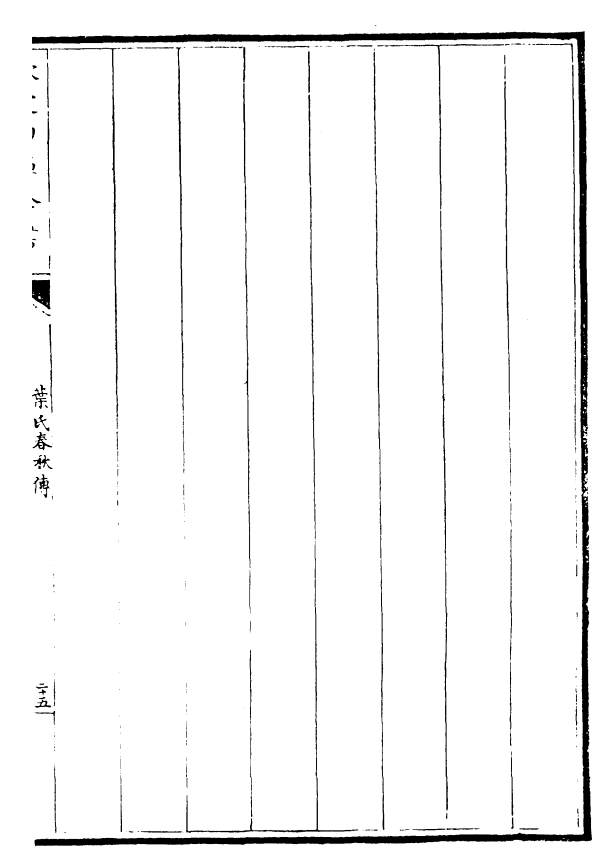
歸父仲遂之子也葉子曰齊晋蓋相與爲强者也宣公既因齊以得位勢不得厚齊而棄晋三桓又附齊以自託者也故自即位聘好之使與身自朝齊者無虚歲而未嘗一與晋通及三桓既張雖仲遂疑亦不能堪將謀去之非稍謝齊而假於晋不可故六年始爲黑壤之會則仲遂之志也明年仲遂卒十年歸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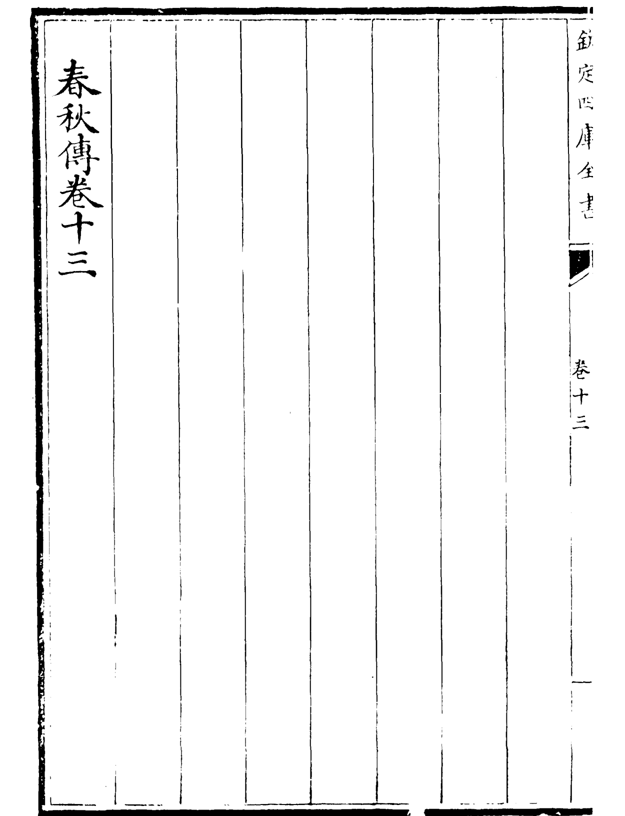
始見逮晉景公復霸我始與諸侯為斷道之盟歸父之為此行殆行先君之志歟不幸宣公卒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録焉故後書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吾以是知左氏之言為有證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出疆未有書還者歸父何以書善之也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禮大夫出聘君薨歸執去復命于殯如聘然後行喪禮季孫行父既逐東門

氏歸父還至笙墠帷復命于介袒括髪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以是為善也葉子曰桓宣皆與聞乎弑而自立者也何以桓不書王而宣書王歟桓不書王非特以其弑也昔者衛州吁弑其君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桓公死而後錫命蓋為身未嘗覲王則桓之為君非受命於王者也宣不言錫命則宣固嘗覲於王矣覲而受命則春秋雖欲奪之王而不可也





春秋傳卷十三